



點滴

在不同國度的時光

沒有戰爭和疫情那段歲月，可以無拘無束，直接自由呼吸空氣，來去自如不同國度、城市、空間，真懷念這些美好時光……

2015年8月，我們住進了莫斯科的四季酒店，這座前身為1935年開始營業的莫斯科酒店，建築外觀體現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典型的俄式風格。自2004年拆除後，歷時整整10年，2014年，四季對這家傳奇酒店進行了現代復刻，融合了歷史古韻與現代時尚。酒店在馴馬場廣場的原址，毗鄰紅場和舊莫斯科市政廳，是莫斯科歷史街區的中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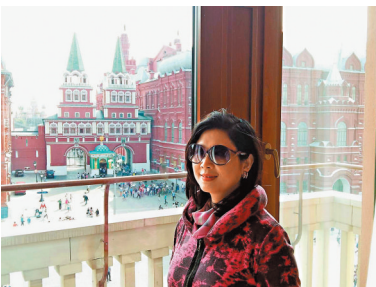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酒店只開業了數月，撲鼻而來的酒店香氣還是混和着嶄新的氣息，使人心曠神怡！我們下榻的房間位於整幢樓的拐角處，坐擁克里姆林宮、紅場和聖巴索大教堂多彩圓頂的最佳景觀，就算足不出戶，每天閒坐露台，也可欣賞這絕美景致的今日的莫斯科。

酒店正對着優美的馴馬場廣場和亞歷山大花園。信步而行，即可到達紅場與克里姆林宮。我們每天在酒店附近漫步，媽媽走得累了，就坐在酒店先備好的輪椅上稍息片刻，十分愜意！而Bolshoi劇院、Maly劇院和著名的GUM購物中心也近在咫尺。

莫斯科的數個著名地標就在酒店鄰近四周，既宜卻舟車勞頓，又可適時遊覽；同樣，我們去聖彼得堡時，也是住進了位於環境優美的海軍部區、亦是聖彼得堡市中心的獅子宮四季酒店，距離冬宮、馬林斯基劇院、涅瓦大街

僅舉步之遙。酒店所在的建築是一座十九世紀的皇家宮殿，這座歷史悠久的宏偉宮殿，以其奢華私密而登上歷史舞台，與毗鄰的伊薩基輔大教堂（世界四大教堂之一）出自同一個建築設計師之手，因俄國文學之父普希金最著名的詩篇《青銅騎士》而流芳百世，成為不朽傳奇。兩個世紀後的今天，經由精湛的修復和改建，繼續譜寫俄羅斯的經典新樂章……

意猶未盡的旅遊地（俄羅斯），往往是故地重遊的心願，想不到這些往昔簡易平常的賞心樂事，竟變得複雜煩擾，甚至看似遙不可及；原來當遇上世紀疫情，或者地球上某個角落發生戰事的時候，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有影響。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常道：「人類命運共同體，顧名思義，就是每個民族、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，應該風雨同舟，榮辱與共，努力把我們生於斯、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，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。」但願疫情和戰事早日完結！



◆我們下榻的酒店，房間露台坐擁莫斯科最佳景致，呈現美不勝收的紅場和克里姆林宮景觀。 作者供圖



紅杏館

《尚食》最佳送飯劇集

這星期在翡翠台開播，此劇在內地累積逾18億播放量，甚受歡迎，故其在MyTV Super上架之初，已率先煲了。

《尚食》被喻為明朝版《大長今》，故事包含愛情、友情、親情、勵志、女性獨立自主宣言和令人垂涎的美食典故。吳謹言飾演的尚食局宮女確有幾分李英愛的影子，不過吳謹言外形較柔弱，在劇中性格外柔內剛。許凱飾演的明皇太子朱瞻基，風度翩翩的美男皇帝造型成一大亮點，迷死女觀眾。許凱自《延禧攻略》走紅後，4年來主演劇集一部接一部，今年才27歲，有排紅。

吳謹言和許凱在《尚食》再續《延禧》前緣，在劇中有更多甜蜜互動，包括半裸沐浴激吻、書房壁咚及浪漫床戲，兩人眉梢眼角交足戲，甚有默契。

劇情集中在大明國力最強的年代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物資豐富，萬邦來朝。為招待源源不絕的各國使節團，永樂帝不拘一格，招選天下廚藝出眾的女子入尚食局掌膳，吳謹言被選入尚食局當宮女，捲入各掌膳的權力鬥爭，就如今日

的辦公室政治，吳謹言這等小宮女因而成為鬥爭的棋子，受盡欺壓。她地位卑微，無力反抗，只憑着真誠待人、負壓力強、心地善良和轉數高，而最重要是她的巧手廚藝，每每助她逢凶化吉。

小宮女就憑發揚中華美食技藝的初心，不斷鑽研廚藝，並因應宮中各人的背景、健康、喜好烹製，由贏得他們的胃口到獲得無比信任，更令她一直單戀的皇太子反過來狂追她，顛覆了男尊女卑的宿命，灰姑娘守得雲開，穿上玻璃鞋搖身變鳳凰，完全滿足女性觀眾對愛情的期望。

《尚食》是襯衫戲，宮廷布景華麗，高端大氣，演員的服裝款式精美，化妝細緻，髮飾講究，凸顯出明代的特色，就連宮女的制服也十分講究，賞心悅目。

劇情貼題，珍饈百味大雜燴，劇中穿插不少巧奪天工的宮廷御膳製作過程，鏡頭流暢，交代利落，擺盤美觀，拍攝角度好，帶出佳餚的韻味和仙氣，就算是一碗尋常蔬菜餛飩，隔着螢幕也恍如聞到其熱辣辣香噴噴。很多菜式都有歷史文獻依據，看時長了知識，又胃口大開，簡直是吃貨召集，最適宜在晚飯時收看用來送飯。



偷韻度曲

好古求拙

香港書法名家麥錦超先生最可怕人說他的字「觀」，他在人前常道「千祈咪話我啲字觀啊！」，何解？因為他只喜歡古拙書法。

「拙」說文解字謂「不巧也」，一般人都理解為笨拙，不靈活，屬貶義詞。但書法中的拙書為何又會被人追捧和欣賞呢？其實觀字只是好書法中的一類，如以王羲之、王獻之為代表的妍美書法；另一類好書法並不講求觀，而講求古拙，這類書法含蓄耐看，另有一番風味，有源頭和出處，那就失去了書法的根本。



◆老墨拙書對聯「養拙江湖外，藏名詩酒間。」 作者供圖

「豎如萬歲枯藤。」枯木怪石，殘荷聽雨，枯藤老樹昏鴉……看似醜陋，卻給人以凄美的感覺。我大西北，看到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」，方知北碑之古拙，實繫於大自然之滄涼。

「拙」是字體的形象，字體「呆萌笨滯」造型奇特有趣味性。「拙」必然建立在古的基礎上，造型奇特可以，但一定要古。現在好多江湖書體寫的造型也很新穎奇特，但卻只有拙，所以成為江湖書體是因為不古，沒有根據，沒

有源頭和出處，那就失去了書法的根本。孔丘在《論語·述而》中說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孔夫子說喜好奇學而勉力追求。他為什麼好古？因為樸素自然，少刻意雕琢，給人以「天然逸出，巍然端雅」的感覺。字最怕俗，凡病可醫，唯俗難醫。要避俗須入古，入古可脫俗。要懂得「寧拙毋巧，好古敏求」。

老墨的書法追求古拙，近年已臻化境，他從古人入，從造化出，得妙物於神會，人書俱老，我等難望其項背矣！



文公子手記

為香港培育金融科技專才

文公子在大學時主修中文，甫一畢業，即投身於市場推廣、廣告及公關行業。學而後知不足，何況要做？因此就進修市場管理學，並入讀中文大學的市場及國際企業學文憑，因而得以與市場學界名師陳志輝教授結緣，隨陳教授學習「市場管理學」、「銷售學」及「市場研究」等科目，多所啟發，獲益匪淺。

陳教授是中大市場學系教授，曾擔任中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多年，亦是逸夫書院院長，除著作等身外，還主持「與CEO對話」、「管理新思維」等節目，而且曾擔任多項公職，例如消費者委員會主席、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主席、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主席，現時仍是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，實為令人佩服，是時間管理的絕世高手。

陳教授2000年7月起自中大榮休，轉任大灣區商學院校長，致力栽培有志於大灣區發展的商界明日之星，並擔任「超級橋樑」的角色，以協調各界，匯聚人才，集思廣益，為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出謀獻策。近日，大灣區商學院除推出旗艦級的「大灣區領袖創業者飛躍課程」外，並與香港電腦學會合作、聯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推出「深港澳金融科技師」專才計劃專業培訓課程。

「深港澳金融科技師」專才計劃，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與香港金融管理局、澳門金融管理局充分協商，在深圳、香港、澳門三地推行，建立以「考試、培訓、認定」為一體的金融科技人才培養機制。資歷獲深圳市政府認可並予以獎勵。據悉，香港電腦學會近日獲該計劃秘書處授權，在香港為應考該項資歷者提供培訓課程。而該課程亦正好回應政府為金融科技從業員，制定資歷架構認可的專業資歷，並培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創科中心所需之人才。

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已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創科中心，因此對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，必會有增無減。香港與大灣區是機遇處處之市場，一向聯繫緊密，而各地方政府亦有意推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，以及互惠互利的金融合作，因此對跨境金融服務的需求，亦會與日俱增，相信將為金融科技專才創造龐大的發展空間。

年輕一代投身金融科技，定必大有前途，而投考資歷獲認可的「深港澳金融科技師」，相信可有助日後於大灣區發展事業。如有興趣者，可向香港電腦學會、生產力促進局或大灣區商學院查詢。



百家廊



若荷

山東泗水有一道美食，那就是做糟魚。這種魚做得好，骨肉皆酥，不管有多少刺，都可入口嚼食。老人家做糟魚，需要用很小的那種小鱒魚，如果用銀元來展量，也就兩枚大小。我不太喜歡吃魚，隨着年紀的增長，連肉也很少吃了，只是懷念老家的魚和山溪。忘記是哪一天了，在一個微信群裏看到這樣一條消息。視頻中，溪水潺潺，清冽冽的水令人生津，鏡頭推向最後的一個畫面，是一群小魚在水底下快樂地游來游去。

我不知道這麼小的地方，會不會導致缺氧，替牠們着急，無端生出一些憂傷來。但在我們沂蒙山區，確有那麼一些溪流，僅是淺淺的一泓，也會有魚在裏邊生活，因為那是活水。牠們活動的範圍很小，只要臉盆那麼大一汪水，就能供牠們在裏面繁衍。在裏面生息，那些魚和溪水是緊密地生活在一起的，是自然界兩種或者多種不同的生命，缺一不可。

故鄉的小山溝裏，到處是潺潺的水流，印證了「山有多高，水有多深」的古語。大凡上游有溪的地方，下游都有一條條河水流淌，然後再往下游便是一座水庫，蜿蜒細長的山泉就是牠們的源頭。夏天的風輕輕撩動着水面，任牠打着花兒向低處流去，從山崖上，從峪口上，就算沒有水庫屹立在 upstream 或者下游，就算是一條從山縫之中流滴下來的山澗水，都莫名地有水生物存在。

在一座巨石底下，一種小魚就生活在裏面。若是一條與河水接壤的小溪，還能遇見成群的小草魚和小鱒魚。牠們一般長不大，在淺灘凹坑的地方生活，沒有足夠的食物供牠們豐盈身軀。「鯊魚臥」就是一種生活在小溪裏的魚兒，牠很小，長得也很醜陋，生命力和繁衍力卻很強大。牠原本生活在河流之中，也許是因為洪水漫灌，讓牠們從河裏逆行出來，攜子帶孫地到處繁衍。我對山溪裏的魚兒心懷悲憫，無論如何不會驚擾牠



從索創夢

常常聽到身邊的人說，生活對我真是太不公平了。接着，抱怨生活帶來的各種困難坎坷，也會習慣和別人相比，為什麼別人可以那麼幸運而我卻那麼倒霉呢？

回想我們一路走來，從上學到工作，如果要和別人相比，總有人比我們過得好，看起來好像也比我們過得更加輕鬆。這樣一比較，就覺得自己的命運太坎坷了，可是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。我們不必對生活的不公平生怨念。確實是這樣，有時候我們滿心疲憊地付出一切，追求夢想，但不一定會迎來預期中的回報，這是非常常見的，於是我們就會覺得不公平，怎麼可以這樣呢？

可是生活就是這樣，不可能時時刻刻都公平。或許有時候我們應該反思一下自己，是否對於公平的定義太過於偏激？正所謂塞翁失



淑梅足跡

曾慕雪細訴父親的生活點滴

87歲曾江（Ken哥）前輩上月底突然離開了我們，上天帶走了這位真性情、高學養、開朗有型的瀟灑俊男……我曾跟Ken哥做過幾次長訪問，其中他曾講述當年潛水完畢，穿着整套潛水衣和蛙鞋，走到銅鑼灣等車的搞笑情景，又曾提及戒了老火湯後痛風症立刻好了的經驗……不過，我還是揀選了重播19年前2003年2月這個《舊日的足跡》專訪，談及Ken哥自美國學成歸來不做建築師改當演員的經過，以及他剛在荷里活接拍007的愉快經歷。我也請來其女兒曾慕雪細訴父親的生活點滴……

慕雪第一句便說：「到現在我還是未能接受Daddy逝世的事實，但，目前有好多事情要去面對，我身為後輩更要穩定情緒去處理所有的事，焦姣Auntie是一位堅強的人，不過所有正常的人（人），感情上都捨不得。Daddy這一生好圓滿，做了好多事情令大家都會記住他，外界給我們一家好多愛和祝福，內心很溫暖，Daddy好叻，好像依然照顧着我們……」

「記得小時候跟Daddy去片場感覺很悶，演員工作並不吸引，那時候他在《勢不低頭》飾演陸國榮，出街真的界人關。好搞笑，原來觀眾分不清那是演戲。Daddy很自我，喜歡有自己的空間，在街上可以對人不睬不睬，黑面。其實他好低調，特別和焦姣Auntie一起之後更加低調。」

「我喜歡講故事，我選了舞台劇，我好幸運父母都好支持，進了演藝學院之後，我經常跟Daddy講戲，他對古今中外的戲都很有研究，他真的活到老學到老，對人生好有Passion。Daddy對我影響很大，特別這個時刻都好重要，我告訴自己不應該沉浸在好傷感或者什麼都做不來的狀態，因為這不是Daddy想要的狀態，他一定會往前行，做應該做的事，他一定是這樣，所以他給我好大力量！」

「Daddy是一個好開心、隨心的人，所

以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死一定會令大家好傷心，我正經歷一個好難去Say Goodbye的階段……仍記得不久前他向我說，他這一生真的好爽！！所以這幾個月好悶，他好想行開一下，我尊重他的決定，因為沒有人會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，所以不可以轉過頭指出了什麼錯……那一刻，大家都見他在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玩得多開心，相信這也是Daddy最想要的。」

「我好幸運曾江是我父親，他對輝Uncle（阮兆輝）應該沒有吃醋，我相信Daddy最知道一個無血緣的人是多麼地疼惜我，他好安樂。鄧拱璧媽咪都好，我們全家人繼續專心工作，繼續向前，大家都好好多和Daddy的回憶，會令到我們永遠記掛着他。Daddy生前也有提及生死，一直都說一切從簡，現階段喪禮以什麼形式尚未決定，有些手續尚在處理中，應該會低調進行。我最想跟他說一聲OK，Daddy我們都OK，我們會好好向前……所以Daddy你都可以Move on！」

對的，正如慕雪所言，Ken哥過了一個圓滿精彩的人生，真感謝他為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娛樂和智慧，他說過我們頭上的白髮是用很貴的染髮劑得來，那就是我們寶貴的歲月……不知道往後，我們是否再見到他的染髮廣告，但一定會記得他那句「得吃」，我們就是靠着這種推動力繼續往前行！



◆曾慕雪還未接受父親曾江離世的事實。 作者供圖

溪水清澈

們。因了這條河流，以及河流之上的那些溪灘，再進山的時候，我們管那條河的上游就不再叫河，而是叫上溪或下溪，住在溪邊的村民也會因地制宜給牠們起一個土土的名字。村子是固定的，而溪流卻是流動的，人依水而居，水就是牠們的自然寶地。不管有名無名，它們的存在都延續了生命的繁衍，延續了村莊和人類文明的傳承。就是這些無名的河流，構成了沂蒙山區龐大的水系；就是這些無名的河流，編織出了一部部村莊的歷史。

那時候的水可是真清啊，儘管洪水經常氾濫，下溪和上溪的河床經常被破壞，泥沙俱下，卻過不了多少日子，仍然能夠還回一個乾淨清明的世界，水明清澈，吸引人伸出手輕輕滑動，它並不是一個絲綢的世界，卻勝似絲綢一般柔軟；它不是一個水晶的卻勝似水晶的清澈；它從山上往山下流溢的時候，清凌凌如同珠玉傾瀉，美輪美奐。也就是它配得上這樣一個詞語了——清澈。它氾氾的華光在陽光下閃動，水底的沙在人前形成一面鏡子，亮亮的敞開晶瑩的面目，同時也為人類打開微弱的視線，讓所有的目光投射到水底裏去。於是我們看到了那一條一條一隻隻魚蝦，小小的魚蝦在水底安閑地嬉戲。牠們似乎並不懂得隱藏，靜靜地貼着河床彷彿傾聽大地和瀑布的歌唱，然後和那些清亮亮的溪水一起，從這條山溝裏游曳着出來，一同奔向那些有着寬闊河床煙波浩渺的大江大河裏去。

我對這樣的河流記憶太深了，多少年前，我家就住在這樣一條河的對面，南面是連綿的群山，陽光強烈的夏天，白雲像一頂帽子一樣從山頭上掠過，使得河水更涼爽了。到了冬天，河面是冰封着的，我曾走向那些冰封的河面，和小夥伴們玩滑冰的遊戲，我們沿着冬天的河流往前走，累了坐在岸邊的枯草叢裏休息，渴了找一塊乾淨的冰潤潤喉嚨，山裏的孩子從小就習慣了行走，所以長大以後遇到困難都不會退縮，吃過苦的孩子

更有光輝的未來。家裏有衣服需要漿洗，就是去的這條河流。年輕的母親在這裏浣洗，在這裏教會我識別岸上的植物。從春到秋，這裏都是植物的天地，昆蟲的天地。從夏日的荷塘，到秋天的紡織娘，再到冬天的滑雪板，都是我成長歷程中的夥伴。我從對它們的陌生，到對它們的熟悉，無一不是經了大人們的指點，從牠們的眼神裏學會使用，學會欣賞，學會與同伴分享。河流以及河流的兩岸，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課堂。

這是一條悠長悠長的小溪，它從深山裏流來，彎彎曲曲進入一片亂石開闊地，漸漸成為一條清淺的河流。那水不蒸騰，也不流失，四季不枯，也是特別令人好奇的事。水底皆是些細沙，不知哪裏是它的源頭，聽說早些年，曾經有人在水裏淘過金，它的上游，就是一座大型水庫，所以這條逶迤而來的溪流中，有細沙的波紋在水底閃現着光華。我該好好去看看那條河了，去看看那條童年的河流。許多年不見，不知它現在變成了什麼模樣。我曾經在那條河流的沙地上採一些小花，紫色的地丁花，還有黃色的蒲公英。冬天對於河流來說不是一種約束，而是一種孕育，它孕育了泥土裏的花草，而濕地，則潤澤了那些從冬天走向春天的種子。我還在冬天河流漫溢的地方，看到過一簾簾的冰掛，我想它是生命裏的又一種景象。玉樹臨風，天工雕琢。

那天，我從睡夢裏醒來，就想念山裏的小溪，懷想我的童年，心中有對那些溪流的牽掛。我的夢是從兩岸上的花叢開始的，我不知道自己在那裏坐了多久，身上手上沾滿了金黃色的細沙，我拍拍手，母親則在一旁拍拍我，呼喚着我的乳名。我一下子驚醒，聽母親正喃喃地對我說着什麼話。我多麼想再繼續做夢下去，夢裏的魚兒還沒有游走，童年的我也還沒有長大，年輕的母親正在河邊洗衣，而有一種疼痛的現實，卻從剛才的夢境裏倏然出來，隱隱微骨。

看淡生活中的不公

馬，焉知非福。有時候我們衡量生活的標準，應該學會靈活變通。公平與否其實是一種主觀感受，有時候如果心裏想不通時，可以轉換一下比較的原則，就好像曾經沒有競爭到自己渴望的崗位時，想一想，其實有很多與你能力相當的人，甚至能力比你還強的人，也都沒有得到你想要的崗位，由此就可以知道，時刻調整自己的心情，調整比較的心理，才能過得輕鬆自在。

如果我們能看開了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，在失望的時候還能夠找到繼續堅持的理由，那些打擊又能奈我們如何呢？當然，我們還有其他的選擇，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加優秀，也是選擇之一。生活總是充滿着無限可能，就算我們在這個地方摔了一跤，只要我們堅持再走一段路，很快就會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。而且如果我們沒有得到別人的認可，說明我們還有上升努力的空間，通過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加優秀，

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嗎？更多時候，我們應該放寬自己的心胸。個人在創業道路上也曾經遇到過很多困難，比如沒有遇上一些很好的發展機遇或總是覺得自己的運氣差了一些，也曾經想不通，但是後來放開自己心態之後，很多事情就順利多了。

所以現在有一些年輕創業朋友向我傾訴各種不公平時，我總會告訴他們，人應該把目光放長遠處，而不應該只看到眼前的得與失，人感到受傷在很大程度上是苛求造成的，要是遇上一些打擊，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闖關的考驗，這些阻力終將會使我們成長，變得更加強大。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說，歷經挫折，可能讓我們失去了某些東西，但是在事業發展或者人生修行的漫長旅途中，這些失去也是另一種得到。最好的生命狀態就是，看淡挫折，看淡生活的不公，永遠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，這才是真正的贏家。